

CS116/97

211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97 ·

綜合類

漱溟卅前文錄
漱溟卅後文錄
朝話

梁漱溟著
梁漱溟著
梁漱溟著

上海書店

梁漱冥著

漱冥卅前文錄

漱冥卅前文錄目次

- 一晚周漢魏文鈔自序 民國四年
錄(甲寅) 雜誌
- 二 與張寬谿舅氏書 民國四年
錄(甲寅) 雜誌
- 三 究元決疑論 民四五年
錄(東方雜誌)
- 四 無性談 民國六年
錄(東方雜誌)
- 五 司法例規序 民國六年(代人作)
錄(司法例規)
- 六 中華學友會宣言 民國六年
(代人作)
- 七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民國七年
舉行小冊子
- 八 答陳仲甫先生書 民國七年
錄(新青年) 雜誌
- 九 一個人的生活 民國八年
錄(少年中國學會報告)
- 十 答陳嘉謨論因明書 民國八年
(補叙大意)
- 十一 李超女士追悼會演說 民國八年
錄北京(晨報)

漱冥世前文錄 目錄

十二 宗教問題講演 民國九年
錄（少年中國）雜誌

十三 唯識家與柏格森 民國十年
錄（民鐸雜誌）

十四 對於羅素之不滿 民國十年
錄上海（中華新報）

十五 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 民國十一年
錄（教育雜誌）

十六 合理的人生態度 民國十一年
錄在北京高等師範講演

十七 沈著家庭新論序 民國十一年
錄（家庭新論）

十八 印度哲學概論第三版自序 民國十一年
錄（印度哲學概論）

十九 評謝著陽明學派 民國十一年
錄在北京高等師範講演

晚周漢魏文鈔自序

民國四年

夫文字之用，始以綜事布意，不以耀觀覽也；然人性好美，或以耀觀覽而爲之。亦猶衣服始以蔽體禦寒，而人智既進，亦以飾觀好。此同爲人類需求無可賤視，而其本末緩急要不可淆也。本不立則無事其末，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此又人所通識。顧今國人習爲文所尙者皆反此，豈不悖邪？科舉旣廢，廣敷學校，凡天下之所誦習莫非古文辭。溯其立名，蓋唐之梁李韓柳獨孤皇甫之輩屏棄駢儷，競爲散文，欲以反古所爲作也。其後宋明代有作者，清世方苞建爲義法，學者必稱桐城。考其所爲，皆毗於藝術，將以耀觀覽固文字之末務也。此其說宜委曲申之。李南紀韓集叙云「文者貫道之器」，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文者以明道」，王介甫上人書云「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蘇軾諸策亦世所目爲經世文字。凡此皆古文家將以文載道經世之說，若不以耀觀覽者則吾說非歟？是甚不然也。其爲是說，厥因有五。蓋駢儷淫肆俳

薄，爲古文者力反所爲，兼懲斯弊，深自矜重；志慕三代，三代之文多道仁義；而足使其文磅礴有生氣者，又惟忠義節孝之情；而繪畫淫佻非其任也；又則不識文學自有足重者在，必欲假載道經世以爲重。故細研所謂載道云者，即此表章節孝，稱道仁義，非能樹義析理，有條成貫；經世云者，亦只縱橫自喜，非能覈論政事，訂議典憲。於何證之？曾滌生與吳南屏書云：「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劉孟容爲文喜談性道，曾亦遺之書，以爲未宜兼顧。吳摯甫與人書云：「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又云：「於文體有妨。」今人姚君仲實所爲「文學研究法」，歷舉文學家異乎經學注疏家，史學典制家，及政治家性理家；爲古文者固自道之矣。方望溪古文約選叙言云：「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個個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張澹卿云：「韓文或突起，或突接，或直下，皆兀岸無匹；」又云：「四面寫來似無倫次。」夫個個云，不可方物云，突云，直云，無倫次云，

此不可以期諸說理之文；而繁重云，繩尺云，此又說理之文所難免或不可免者也。說理之文，務爲整齊縝密，而生意自少。其旨以曲盡其理爲歸，文字本體或非所問；而所謂古文者，其旨趣乃唯在此本體。旨趣唯在本體者，以求其文之美爲歸之謂也。凡不同之旨，不可并存，會有牴牾必滅其一，以存其一。爲古文者，蓋滅綜事佈意之旨，以存耀觀覽之旨者也。姚君文學研究法於此，乃有迴護之說，以爲焉必不可談理，因引赤壁賦等篇爲證。不知此非說理之文，但偶爲語以表其理想耳。又引姚措抱之言云：「史記周本紀贊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太史公之考証也，何等高古！豈似後人刺刺不休邪？夫考證以確信爲歸，此而賞其高古，惡其刺刺，何異於飲饌辨妍媸邪？古文之毗於美術，固不可諱哉！凡此證據，苟不厭煩絮，蒐而集之，可累萬言不盡。夫一民族之興立文化也，文化之中心學術也；學術所藉以存且進者，厥爲文字。（上古簡牘繁重，或由口授）存者敘述，故典綜事之類也；進者揚榷新知，佈

意之類也。今舉國以治古文，圖耀觀覽而廢綜事，抑意之本務，則是斲毀學術，阻逆文化，而使吾族不得競存於世界也！嗚呼，豈不悖邪？

章實齋文史通義云：「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行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唯以好尚逐於文辭焉！」此其所指唐宋以來所謂古文者當之矣。蓋學術之蕃，戰國爲盛，故其文誠著述之文也。漢武以後，學術陽若一於儒宗，而實陰雜諸家，學無所主，語多依違，唯以好尚逐於文辭而有著述，其文非著述之文矣。文以著述學術者，必本名家；故學盛，名家之說亦盛。孔子言正名，孟子距諛，淫邪遁之辭，墨荀各有專篇，鄧析尹文乃以樹專家，而後世無聞焉；則後世學敝而著述之文不講也。餘杭章氏有言：「自唐以降，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敝，內則亦以自債；」又云：「以甄名理則僻遠而無類，以議典憲則支離而不馴；」又云：「忽略名實，斯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翦，則不足以窮遠致。」今誠欲蕃進學術，融會歐化，

奈何取材學敵之候不堪用於著述之文也。堪用於著述之文厥唯晚周、東漢與魏。晚周即戰國矣，其宜取材不待言。顧其文猶或不逮漢魏之爲適宜也。漢魏之文勝於世所謂古文辭者三，勝於晚周文者一。一者毗名家而不毗縱橫；一者詞旨膽富，彌中而彪外；一者氣息平近，摹習便易。前二者勝於古文辭者也，末一者勝於古文辭且勝於晚周文者也。古文家纂次古文，未嘗不及晚周。顧其所取恒爲說士縱橫之詞，而鮮及諸子立意述學之作。蓋縱橫則多姿，而本名家者少態也。爲古文者必卑東漢與魏，其故不止一端。而毗名家不毗縱橫亦其一也。餘杭章氏云：「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平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此謂其毗名家也。縱橫家言滑突是非，詭亂名實，辨事立說之大忌，故曰所謂古文辭者不若漢魏文也。夫漢魏文何以彷彿晚周？以其有所論著，不同夫唯以好尚逐於文辭者耳。是以論者目以經子，漢魏叢書以經史子集分部其文非零篇單章而累帙。

成書。故晚周漢魏之文亦可曰學者之文，唐宋以來所謂古文辭亦可曰文家之文。文家之文，於縱橫則鳴異說，飾冲稷則守常論，旨義多無可取。學者之文中有所主不若是也。申旨樹義，又必有詞，詞者名詞，非藻飾之謂。蓋人事日蕃，名詞亦以析而愈多。劉邵物著志人方人，剖辨入微者，以詞富得以盡意也。古文則喜縱橫者，繳繞其詞，尙冲稷者，循至枯虛。今之習者，兼治科學，不能博覽古籍，所讀不出策論表誌傳狀之屬，以故恆苦詞窘不足，以摹狀事物。此非細故，故曰漢魏之文詞旨膽富，世之古文辭弗逮也。文不以耀觀覽則高古非所取，平近非所棄。而今日之計學術爲急，則省學者習文之力以治科學，固所當務也。故審摹習之易者，則平近其選矣。此又漢魏文之勝於古文辭者，且勝於晚周之者也。今茲之選，蓋本斯旨。晚周所取曰禮記，此不盡屬周文，然不便別周文曰墨子，曰孟子，曰荀子，曰韓非子。五者著錄約四萬餘言。漢魏所取曰淮南子，曰鹽鐵論，曰論衡，曰潛夫論，曰申鑒，曰昌言，曰中論，曰人物志。八者所錄視晚周約倍之，而稍

不足。余以爲異代之文，氣體各異；同代又因人而不同；故取之多代，不如其簡也；取之多家，不如其寡也。簡而寡，則耳目所染不出乎此；行文吐詞不期而自成規。而不然者，氣體駁雜，摹習不專，求其文之潔實難。前人選本恒數十百家，以此相較爲最簡矣。文之至美，無逾莊子。然非可則效，學之恐致廢疾；詭辯不常。更虞溷學者思路，故不取。西漢經學諸儒，順守常論，近於誦數；如春秋繁露，韓詩外傳，說苑，新序之類，亦並不取。論衡諸書，章氏少嫌其非可諷誦。不特論衡諸書皆有訛奪錯簡，墨子爲甚，亦不便誦。然并收之者，余以爲不必求誦也。諷誦者意將熟，其氣局格調，斯未足尙。而昧者或裁抑意旨，割截篇幅以相牽就，轉自桎梏。況今著述科學，更非可以此期之者。余幼歲讀書迄今，鮮能成誦；但審視默識爲已足。若習古文者，朗誦以張矜奮之氣，恣爲大言，深可鄙賤，斷當戒之。古今著述可爲模範而此編未收者，在古如晉唐所譯釋迦經論，在今如餘杭章氏候官嚴氏之所著譯。經論旨義深窅，或未易讀，章嚴之作并皆詞

旨贍富，文字雅正，有勝古人，斷爲學者所當儀刑。要之凡爲文期於事用者，舉名運詞要有當於所命意，又無違於訓詁；揀蕪濫，遠乖僻，御以明潔之思，雍容之度，斯爲大雅；外此則詞章文藝，非學者所必務。

民國四年九月漱冥記

寄張寬溪舅氏書

民國四年錄（甲寅雜志）

寬舅左右：三次信片均代轉致。尊體遠和久縈鄙懷，怒焉弗釋，第恨無術飛達君所，一相瞻省。家君愛重清才，尤殷馳繫，祇以世務溷人，書牋稀曠耳。舅寄身遐域，時多關懷家國之思，憂形楮墨。此於病匪宜，於他日入世經世尤非宜。溟竊見今世不仁之人，養情富貴，仁人蒿目而憂世患，非楊則墨。夫楊固非儒，墨亦奚足爲儒。舅誠欲爲眞儒，楊固不可爲，亦奚有於墨？墨者之爲，知踐行徑，而無道爲之樞，故不數十年而絕。所謂「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水淺者速涸，溪狹者速竭。」荀卿謂其「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又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是已。儒者務致中和，子思述孔子之言，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中庸，儒者之道也。恢然若天地之苞萬物，使人養生送死，乎其中而不爲出位之思，而其術要在禮樂。樂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

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蓋情不可極，極則橫決矣。』儒者經世不能絕人情，故務節之，和之，而後可以長治久安。曲儒不識，憂怕愁苦以爲仁，激昂憤慨以爲義，戾氣充塞而人情淫僻。憂苦之極，嫉人厭世；憤慨之極，縱慾玩世；橫決之禍，乃烈矣！韓愈自命醇儒，而所爲詩有『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忘，是非得失付閒人！『慨然有出世之思。』蓋禮樂不興，中庸道絕，此意唯佛學者洞澈本原，慧心溥照，能默識之，而儒言儒服者轉昧昧焉。故士誠有經世之志，則爲真儒，與儒術而已矣。而不然者，賢者之過，吾寧知其果愈於不肖者之不及邪？古有侑卮焉，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吾懼其不爲虛欹，而爲滿覆也。雖然，既憂苦矣，既憤慨矣，將何道以解之？吾不敢以佛說進，吾姑爲淺譬焉。王曾曰：『志不在溫飽。』謂一己之溫飽至賤末，非所顧慮也。一人之溫飽爲賤末，則二人者亦賤末耳，積之至於萬衆亦賤末耳。而願志在治國平天

下；平治之效，萬衆之溫飽而已。此譬猶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語出墨子。於義固不概悟邪？夫世間含養生送死亦更奚事？國破世亂而至於極，亦只生不得其養，死不得其送而已，又奚加焉？國治世寧而至於極，亦只生得其養，死得其送而已，又奚加焉？概乎其不足道者也。此而不明，而憂苦焉，而憤慨焉，或非有道者之爲乎？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吾竊慕夫坦蕩蕩者也。專此佈臆，伏冀諒察。寒冬善自攝衛，務爲寬闊，黜落煩慮，勿藥可期。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寬溪先生是先母的堂弟，而年齡却與我一般大，當小時是極相得的伴侶。他聰明而老成，好學而有志於事功，先父極爲器重，朋輩所期望他的都很遠。十七歲在京師譯學館卒業，二十一歲在北京大學法科卒業，又到英國愛丁堡去留學，二十三歲就以吐血死在英國了。他致病的最大

原由是憂思和用功的過度，故爾我這封信勸他不要如此。迨我信付郵後不多日，就接駐英使館來電報告他的凶耗，所以此信他究竟得見與否尚在難定。當時曾以稿寄蔣章行嚴先生，所以甲寅雜誌曾爲載過。

現在我要在這裏聲明的是這信中的持論除掉反對「憂情愁苦以爲仁，激昂憤慨以爲義」而主張儒家的「中庸」大體上尙沒錯外，其後面引王曾「志不在溫飽」一語而解說的一段則甚悖謬。吾人感情之流行如何乃得恰好此誠所當注意然其道自在有以立「發而中節」之大本而必不容於既發之後以意爲之損益損之則拂益之則僞皆爲悖乎自然之真趣却是世人多不曉此而每每於情念之不能去懷者，便援立一說，強自排遣，貽害心理猶且以爲得計，如我解說的那一段話便是這樣。在佛教中常常教人持種種觀想以對治種種的情念，我當時所以出此似不無受其影響。從這解說的結論就謂「國破世亂國治世事

概乎其不足道」真是不仁之甚。現在翻出來自己看去直是刺目刺心，有陸象山所謂「如傷我者」之感。十二年五月漱冥記。